

投胎轉世的兇手！

讀《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》

蔡惠琴 ◎遠東科技大學專任講師



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

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著
林維頤譯/高寶國際

9606/336頁/21公分/300元/平裝
ISBN 9789861850689/874

◆ 前言

「投胎轉世的連續命案殺人狂魔！」驚悚的標題是推理迷的最愛，卻不是老牌懸疑小說作家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的慣用手法。

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從 1975 年的第一本暢銷小說 *Where are the Children*（中譯《孩子在哪裡？》，讀者文摘出版，1992）以來，結構嚴謹、節奏明快、文筆細膩是其優點，作品始終維持一定的基調，沒有水準參差不齊、風格丕變、令人難以接受等缺點。是屬於沉穩、不譁眾取寵，常青樹型的作家。

此次在新作《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》中，以春日湖連續謀殺案為重心，鋪陳出一段百年前的兇案。突破以往慣用主題，以投胎轉世概念來詮釋兇手行兇的動機，對

瑪莉而言，無疑是一種新的嘗試。

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的作品在臺灣由不同的出版社翻譯出版，因中譯名稱不太一樣，所以本文將原版書名一併寫出，以出版單行本的中譯名為主進行陳述。

◆ 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的作品特色

1. 逐日的敘事方式

瑪莉的小說有一特色，便是在書中載明事件發生的日期，從 *While My Pretty One Sleeps*（中譯《只讓她知道》希代出版，1990）、*Loves Music, Loves to Dance*（中譯《愛神與死神共舞》，希代，1991。讀者文摘版譯成《舞樂聲中的魔影》，1994）、*Remember Me*（中譯《慾望遊戲》，智庫文化，1995。讀者文摘版譯成《古屋幽魂》，1997）、*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*（中譯《玫瑰情劫》，智庫文化，1996），到《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》都可看到這種寫法。

《春》一書從女主角到達春日湖的新宅第一天開始陳述，隨著被害女子屍體的發現，其下方再挖出百年前的屍體，事件一天天進展，12 天後，現代的謀殺案破了，百年前的兇案也跟著水落石出。敘事日期前後只有 12 天。



逐日的敘事模式使瑪莉的小說讀起來緊張刺激，故事張力高。一件案子要在短幾天內從發生到結束，作者必須經過一番深思熟慮，巧妙安排每個佈局、線索，既要使故事發展合理，又要兼顧情節的緊湊，這無疑是其作品吸引人的地方。

類似這樣的逐日敘事模式最怕落入陳述日常瑣事的窠臼中，拉拉雜雜寫一堆無關緊要的生活瑣事，枯燥冗長，讓人感受不到書中的佈局，最後莫名其妙的闕出兇手，結尾是自說自話，缺乏說服力。如蘇·葛拉芙頓、莎拉·派瑞斯基、梅西·米勒等人的作品都有此缺點。

瑪莉的敘述扣緊主題，沒有贅詞、沒有囉囉唆唆的瑣事，就算寫到瑣事，其中大多暗藏線索。全書流暢自然，絕不會讓人覺得索然無味。

2. 以家庭、日常生活為鋪陳重點

瑪莉的故事鋪陳都脫離不了家庭聚會、朋友往訪、日常生活細節等等，家庭觀念更是隨處可見。

All Around The Town（中譯《握不到你的手》，希代，1993）家庭幼兒失蹤一段時日後尋回。*I'll Be Seeing You*（中譯《雙面迷牆》，智庫文化，1996。讀者文摘版則譯成《茫茫皆不見》，1995）中女兒發現父親過著雙重的家庭生活。*A Stranger Is Watching*（中譯《夜半陌生人》，皇冠出版，1982）則是女主角與男友的小孩同時被綁架。*We'll Meet Again*（中譯《後會誰說無

期》，高寶國際，2000）中女主角被控謀殺親夫，書一開始的法庭場景，父母朋友都出庭，給予最大的支持。

採買雜貨、修車補胎、工作出差、買賣房屋、生病住院……這些日常生活都成了瑪莉書中暗藏殺機的線索。《孩子在哪裡？》中，女主角煮咖啡、洗衣服時，小孩失蹤了。《夜半陌生人》一書，男主角的妻子多年前被殺，當天其妻去超市買日常用品，不久後陳屍自宅，破案的關鍵居然是一個車子備胎。*Still Watch*（中譯《窺伺者》，皇冠出版，1985）中女主角在整理舊宅，因找出一些老照片威脅到某人而引發自身危機。

《春》一書中女主角個性和善，幫朋友打贏官司，朋友贈與股票，使她得以買下春日湖的房宅，而買賣房子這看似平常的舉動，卻暗藏殺機，女主角渾然不覺自己已成為兇手最後的目標。

書中細膩的筆法頗具吸引力，作者巧妙的、不著痕跡的將謀殺線索藏入我們熟悉的日常生活中，成功的拉近了讀者與事件的距離。

瑪莉的作品是親切感中藏有兇案的冷血無情。與筆者喜愛的另一作家勞倫斯·卜洛克不同，後者的偵探小說是在冰冷的兇案下有其溫暖感人的一面。兩位作家風格迥異，其作品卻同樣的吸引人。

3. 每本書皆有一主題

瑪莉的書有某些既定模式，譬如受害者多是女性，兇手大多是熟識的人，最後

女主角都有驚無險的逃過一劫。在此模式下，作品卻仍有吸引人之處，這跟每次新作都以不同主題為重心有密切關係。

如《握不到你的手》是孩童幼年失蹤，此小孩長大後，幼年的夢魘仍沒有遠去，兇手依然伺機想得逞。《愛神與死神共舞》是以徵友啓事暗藏殺機為主。《雙面迷踪》則是以人工受孕為重心。在 *You Belong To Me*（中譯《消逝中的女人》，高寶國際，1999）中，以女子搭乘郵輪旅遊卻慘遭謀殺的案子。《玫瑰情劫》是以臉部整形為主題。《夜半陌生人》是以死刑制度作為議題，進行故事的鋪陳。《窺伺者》則是以美國總統大選為重心。

有趣的是，就算是同樣的主題，瑪莉都能揮灑自如，譬如同樣是人工受孕，在 *The Cradle Will Fall*（中譯《醫魔》，程氏出版社，1982）中是將欲墮胎者的胚胎植入想懷孕的婦女體內，而《雙面迷踪》則是以實驗室儲存的胚胎植入，所以懷孕者會產下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，因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。

本書則是以兇手是輪迴轉世的觀念貫穿全書，這是瑪莉之前未曾寫過的主題，可說是種新的嘗試。通常作家面對新的主題，會蒐集資料，閱讀消化後再呈現在書中，所以有些推理小說可看到大量資料的堆積（如《達文西密碼》），讀起來有股負擔感，書的調性也趨於沉重。

而瑪莉的小說沒有冷硬的資料堆砌，

每個主題在瑪莉的筆下寫來如行雲流水，絲毫不見勉強，更令人佩服其寫作功力。

4.兇手的自白

隨著案件的進展，瑪莉的書中會適時穿插兇手的自白，讀者便可藉由兇手的自白來猜測誰是兇手。例如《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》一開始便是兇手的自白。

他最喜歡秋季的春日湖。……他依稀可以看見 1891 年 9 月 7 日的那個下午，曼迪琳·夏普利是怎麼坐在自家門前外廊……身上那襲白色洋裝使她看起來美得婉約沉靜。也只有他知道，她為何會在一小時後死亡。

她，還有其他那兩個是怎麼死的，他全知道，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。（頁 12-13）

開頭節奏明快，一開始就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。隨著書中兇手自白的增加，讀者可循線索猜測誰是兇手。

愛蜜莉·葛拉漢下個星期六就要赴黃泉了。她將跟依蓮·施溫躺在一起。而之後，我接下來的日子會跟前世一樣，在春日湖當個備受推崇的好人。（頁 158）

由這些自白，可以推測兇手是春日湖的長期居民（不是度假時才來）、男性、而且有優越社會地位，這就引導讀者往白領階級去猜。有些線索會很具體，如：

昨晚他走過她的住處，沒想到她突然出現在窗邊。他知道深夜再加上距離她絕對認不出他，可是這已夠他警覺這是一個他絕對不能犯的危險。（《消逝中的女人》，頁 317）



讀者就可看看書中人物有誰昨晚出現在女主角的窗下，每一條小線索加起來，就比較容易猜出誰是真兇。當然，書中符合兇手側寫的會有好幾位，這時讀者便要運用分析能力抽絲剝繭，去除掉絕對不可能的，剩下來便是真兇。

這抓兇的過程絕對是閱讀推理小說的一大樂趣。

◆ 此書特點

除了上述的特點外，本書還有另外兩項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1. 百年前的連續兇案

瑪莉在書中首次將謀殺案的時間推到百年以前。

故事是從女主角艾蜜莉買下春日湖一棟維多利亞時代的房宅開始，這房屋百年前正好是艾蜜莉先祖所有，1891年其曾曾姨婆神秘失蹤，當時還有另外兩名女子失蹤，一直沒破案。巧的是，在現代的春日湖也有兩名女性失蹤。

艾蜜莉此宅因開挖游泳池，卻意外的挖出了兩具遺骸，一具是現代失蹤的女子之一，另一具已有百年之久。前者埋在後者的正上方，接著第二件失蹤女子的屍體也被找到了，下方同樣有百年前失蹤女子的遺體。現代失蹤的女子都是被一條女用絲巾勒斃。

兇手犯案的間隔時間、手法，與百年前如出一轍，是有人模仿春日湖百年前的

兇案？還是兇手投胎轉世，再一次做案？隨著艾蜜莉深入的探索，危機也一步步向她逼近。

瑪莉將以往的案子與現今的事件牽扯在一起不是頭一遭，她的第一本暢銷小說《孩子在哪裡？》就是將7年前的謀殺案重現在女主角身上，《後會誰說無期》則是假釋出獄的女主角決心追查6年前殺害其夫的真兇。據筆者目前讀到瑪莉的作品，似乎還沒有將時間往前推到百年的。

在作者的巧思下，這百年的兇案在12天內便破案，此書的敘事日期只有12天，3月20日（星期二）逐日寫至3月31日（星期六），每一天都有新的發展，所有的線索扣緊連續發生的謀殺案，書中將現代發生的兇案巧妙的跟百年前的兇案結合在一起。最後現代的兇案破案，也跟著解決了百年前的連續殺人案。

令人佩服的是，瑪莉在處理百年前的兇案線索時，不是用警方的檔案紀錄，而是用當時家族、朋友留下來的家書、日記、遺物等，巧妙的避開了檔案資料的冷硬感，而用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家族溫馨感柔化了全書的調性。

2. 輪迴轉世的觀念

前面提過瑪莉的小說都會有一主題，輪迴轉世是《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》的主題，此主題在之前的作品都沒出現過，相較於總統大選、整形手術、幼兒失蹤等主題，此書算是非常特殊的。

隨著挖掘的事證越來越多，兇手投胎轉世之說在春日湖地區蔓延開來，「投胎轉世的連續命案殺人狂魔！」報紙斗大的標題，使得人心惶惶。

現代的案子容易寫，但要如何處理百年前的兇案資料及解釋兇手的行為是棘手問題。瑪莉除了用信件、日記等柔化處理資料方面的難題外，她還用輪迴轉世的觀念，合理化兇手複製百年前兇案的動機。在書中用兇手的自白片段傳達此訊息。

我「是」投胎轉世沒錯，我們已經成爲一體了。我可以證明我們是。我將會證明我們是。（頁 80）

這兇手還曾想用催眠的方式回到 1800 年末期，而主張人們帶有前世記憶的馬登醫師卻在此時被殺，報紙於是猜測兇手可能是曾求診於馬登醫師的病人，醫病情節的鋪陳更增加了兇手可能是投胎轉世的說服力。

整個故事如行雲流水，尤其是書末女主角艾蜜莉用一張百年前的相片解釋的那些話，更讓人難以置信。

「那張照片是我在勞倫斯家拿來的那些相簿裡面看到的。（兇手）看到那張照片的可能性是百萬分之一。換句話說，根本不可

能看得到。」

「在那張照片上，道格拉斯·理查的手上拿了一個東西。那東西看起來像有金屬穗子

的女人絲巾。」
全書至此嘎然而止，一股深沉的恐怖在心底蔓延開來，讓人不得不相信兇手就是百年前的兇手道格拉斯·理查投胎轉世的。

但在書後採訪的內容，得知瑪莉個人並不相信輪迴轉世，如何將自己不相信的東西寫入小說，卻又如此自然，毫不牽強，這需要一定的想像力及文字駕馭能力。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無疑是位傑出的推理小說家。

◆ 結 語

瑪莉·海金斯·克拉克的作品在臺灣感覺上不像派翠西亞·康薇爾或凱絲·萊克斯等女性推理作家來得受人矚目，書中也沒有如日系推理小說對發現屍體的驚悚描寫。但其著作構思精巧、文筆簡潔、節奏緊湊，《春日湖百年謀殺記事》一書更是突破瑪莉以往常見的主題，將百年前的兇案與現代相結合，喜愛推理小說的讀者不妨一試。 ISBN